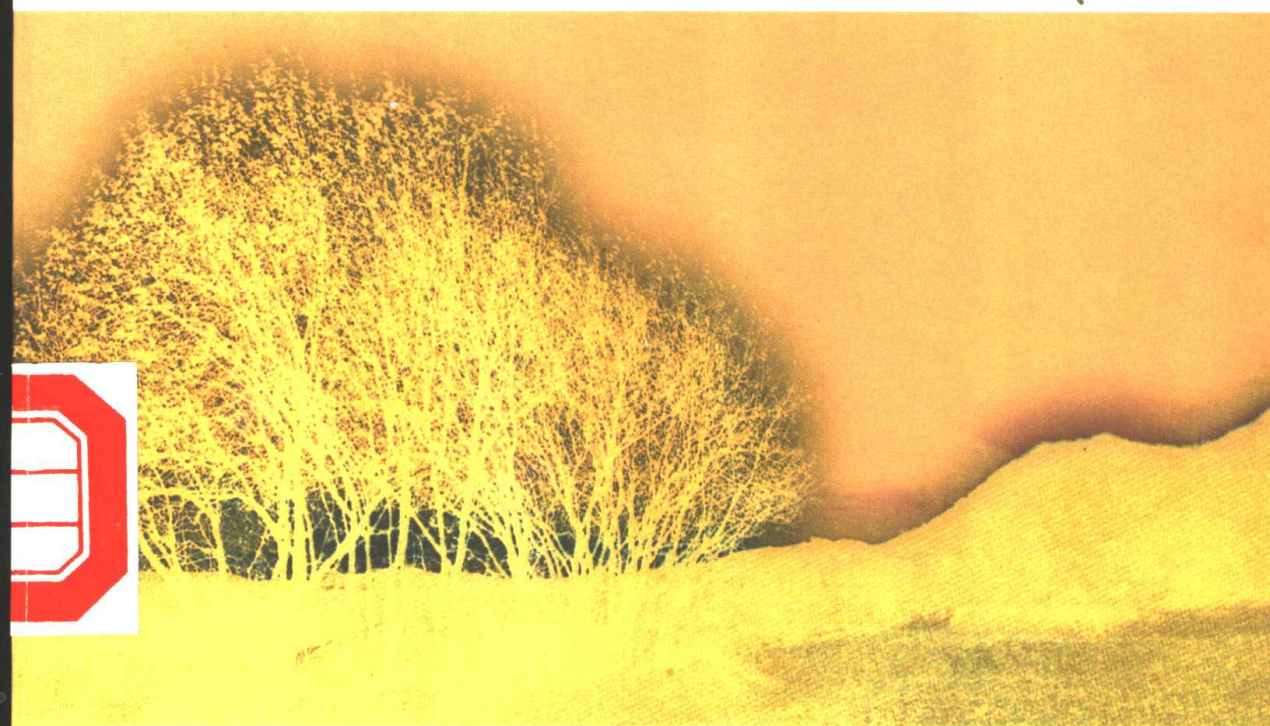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抗抗著

张抗抗 知青作品选



西苑出版社
XI YUAN PUBLISHING HOUSE

张抗抗知青作品选

张抗抗 著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抗抗知青作品选/张抗抗著. - 北京:西苑出版社, 2000.5

ISBN 7-80108-434-9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选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1138 号

责任校对:宋葆芳

责任印制:孟祥纯

插图:蒲伟生

张抗抗知青作品选

著 者 张抗抗

出版发行 **西苑** 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

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247120

网 址 www.xycbs.com E-mail aaa@xycbs.com

印 刷 山东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

字 数 257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08-434-9 / I·27

定价:20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)

作者像



作者简介

张抗抗，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，祖籍广东新会。

66年初中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（现杭州高级中学），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，在黑龙江省鹤立河农场劳动，工作8年。7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编剧专业。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。

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黑龙江省第六、七、八届政协委员。

从事写作以来，已发表短、中、长篇小说、散文共计400余万字。出版各类专集40余种，代表作《张抗抗自选集》5卷。

曾出访美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南斯拉夫、马来西亚等国，从事文学交流活动。



自序

老三届人不喜欢说“我”，总是说“我们”“我们”的。因为那个时代没有“我”而只有“我们”，我们缺少个性而崇拜集体精神。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，既是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遗留的文化心理，也在无意中泄露了我们这代人，时至今日所陷的孤独境地。

既然是“我们”，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，都让“我们”一起来承担吧。

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的苦难，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；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，已激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；我们这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，已一次次公诸于众；然而，临近20世纪末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，审视我们自身，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了呢？

不要再用“知识青年”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罢。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扪心自问：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，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？

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，我们应当承认，老三届这代人中，高中生的比例只占很少一小部分，大多数是初中文化程度，而“文革”前的初中教材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，在文化结构上，具有一定的缺陷。我们知识积淀最“厚”、烙印最深的那部分，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，而是“阶级斗争”



“知识无用”“革命的螺丝钉”等说教；是红宝书的语录、是样板戏的歌词、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判文章。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“狼奶”长大的，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，蛋白质含量太低。我们的大部分知识，都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依靠顽强的自学，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。所以也可以说，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。

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“文革”的牺牲品，是政治的殉葬物。不要忘记“文革”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；不要忘记“文革”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；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。红卫兵的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，已是昨天的噩梦，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，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，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？

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，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，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时代去承担，便轻易地将自己解脱。就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，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付；但也有的人，只是怪罪于别人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。

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代人曾无私奉献、改天换地；不要仅仅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与人之间，是多么真诚和纯洁。如果你真诚，你应当承认在那个年代里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充满了出卖和告密——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，为了那极其有限的名额，为了渺茫的前途，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，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。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，为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，大肆砍树烧荒打猎，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，却面不改色心不跳。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，而丧失了生路的“落后分子”和“地富反



坏右”分子……

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、克己奉公，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，是“最优秀的一代”了罢。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许多人才，从车间主任到厂长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，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“战友”。但在老三届中，从事高科技、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比例极小。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，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。这一代人几乎都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，本人即是一例。大多数人都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，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，至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。

由于共和国 17 年教育和“文革”10 年的经历局限，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，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。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，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格格不入；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想模式，适应了“大锅饭”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，于是同今天自由竞争原则，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。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，从头顶上无情跨越，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。我们是一只蚕蛹，被困于黑暗中，但我们已经无力咬破茧子，我们失落，我们抱怨，而我们却又无可奈何，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。

所以，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是“最后的理想主义者”，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，那只是一顶虚妄的桂冠。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，早就崩溃坍塌了，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，而不是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。自从我们失去信仰，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。

事实上，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，在这颠沛流离、动荡不定的几十年间，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



子女是侍奉父母，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，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、机会和能力。“理想”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，所谓的“精神”寄托，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……

说什么“青春无悔”——一个人、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，是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，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？

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。

老三届的老三届化，这代人固执的“老三届情结”，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。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话语，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“无怨无悔”的结语，逃避对自身的清理与整合。我唯愿我们这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，在“五十而知天命”的人生中年，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，从容地迈向 21 世纪。

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？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？

我们不再是“我们”，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。

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。

这本《张抗抗知青作品选》中，收入了我在这近 20 年时间里，写下的有关知青生活（包括知青返城以后）的作品。多多少少表现了我们老三届人一部分心理历程。我将这本书献给我们的同代人，并以此纪念知青上山下乡 30 周年。

张抗抗

目

录

自序	1
白罌粟	1
红罌粟	19
牡丹园	51
火的精灵	63
远的山，近的湖	89
永不言悔	198
沙暴	251
残忍	302



白罌粟

白罌粟

我自幼见到的罌粟花都是红与紫的，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罌粟。

十年前的冬天，快过春节了。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。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，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。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白雪覆盖的高坡，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束挂满白霜的高粱秸，你根本无法找到这倒霉的菜窖。



“狮子头!”我爬下那嘎吱嘎吱的木梯子,冲着那黑咕隆咚的窖里头喊道。雪地上刺眼的阳光使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狮子头!”我扯着嗓子喊。

没有人答应。整个菜窖没有一点儿声音。风在头顶的旷野上尖叫着,而这里,却寂静得如同一座墓地。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,慢慢看见那狭长的地面上,堆放着的一排排整齐的大白菜。白菜显露着淡淡的绿色,散发着一种略带潮霉的气味。几盏昏暗的油灯发着微弱的光,照着木柱子的影子。我脊背上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。

“狮子头!”我想起了我口袋里的电报。

过道那头,传来窸窣的响动,一个影子慢慢朝我走过来。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。如果不是他的一双脚在移动,我真会以为自己大白天遇上了一具僵尸。他在离我不远的柱子下站住了,戴着一顶秃了毛的尖顶山羊皮帽,一双大棉靴上缠着绑腿;油亮的、肥大的棉裤,以及一件瘦小的旧棉袄裹着的弓起的背,使他的整个身子变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形状。他那黄瘦的脸、干枯的皮肤、瘪塌的嘴、僵硬的下巴,使人怀疑他是否具有生命。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,因为他一直低头瞅着地上。

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,心里骂了一句:

“二劳改!”

“买脆(菜)?脆(菜)都是上好的……”他呐呐地说,依然没有抬头。

我听出来,这是个广东人。

“什么‘脆’不‘脆’,我找狮子头!”我嚷嚷着。

他微微抬起头,慌张地看了我一眼,默默回转身,朝黑暗的过道走去。说实话,跟这么一个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下,真得有点儿胆量呢。这个农场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,有



些人老家在城市，不愿回去挨斗，就留了下来，在农场干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。我们管他们叫“二劳改”。

他提着马灯，在前面走着，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。在这个影子里是否曾经有过灵魂呢？我想。即使有过，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……

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，战战兢兢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儿，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。

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。在这与世隔绝的菜窖里，自然不怕妨碍了任何人，灯光照着地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。

我用脚踢他。这个“狮子头”，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菜窖，原来是这么个美差。让人家替他干活，他睡大觉。他学会雇工了；可雇工还得花钱呢！

他不情愿地坐起来，揉着红红的眼睛，是夜晚打扑克熬的。

“啥事？搅了我的好梦！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。说实话，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，我是决不会找“狮子头”的。他是我初一时的同班同学，后来留了级，我初中快毕业时，他初一的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。可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却“能耐”起来了，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，骑上了“飞鸽”。有一回还跟我夸耀“破四旧”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。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农场，人地生疏，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，好歹也算个熟人。虽说他干活不咋的，又懒又贪，但比起那些耍嘴皮、搞小汇报整人的人，总还强那么一丁点儿。

我在他身下那羊皮袄里坐下来。刚要开口，听见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点儿窸窣的响声，好像是那老头在整理菜垛。

我有点儿不放心，努努嘴，说：“他……”



“没事，他敢么！”“狮子头”打了一下呵欠，晃晃乱蓬蓬的头发。

我于是心急火燎地告诉他，我的表妹从桦川农村来信，说她的父亲在哈尔滨病重被送进医院，身边无人照顾，母亲去了干校，根本不让回家。她想请假回去，可身无分文。她刚刚下乡插队半年，分红才得了三块钱，实在没办法，才求我这个在农场挣工资的表哥。而我这个穷光蛋，这个月三十二元钱工资，扣除了十元钱的大衣费，又买了一顶棉帽子过冬，伙食费能否对付到下月开支还是个问题呢。

“狮子头”听着，忽然问：“她爸病了，她咋不向生产队借钱呢？”

我说：“她爸以前是公安局长，现在是‘牛鬼’。”

他又问：“她咋不向队上的同学借呢？”

“哪敢哪！谁一听这事儿都不敢借。我只能跟你实话实说，你不会去揭发吧？”

“狮子头”往嘴里塞着一片生白菜帮子，咔咔地咬着，懒洋洋地说：“那倒不会，咱一向够哥儿们意思，不过，这钱，可不好弄，要多少？”

“二十。”

他跳起来，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谁有那么多？开大银行啊？有点儿富余的，早变成老白干进了连长的肚子了……”

“狮子头，”我啞着嗓子，一副低声下气的可怜相。“我把那只半导体卖给你吧，虽说是自己装的……”

远远传来了收工的钟声，“狮子头”的耳朵真比猎犬还灵。他麻利地戴上簇新却很脏的棉帽，套上黄大衣，就拽我往窖口跑。

“今晚食堂吃包子，快！”他三脚两步登上了梯子。



“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……”我紧跟在他身后，忽然他鞋底掉下的一粒沙子迷了我的眼睛，疼得我眼泪也涌出来了，我只得停下。

这时，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，接着，一双冷冰冰的手伸到我的脸颊上，很快翻开我的眼皮。那双手上有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，好像是一片柔软的菜叶代替了手绢，沙子抹去了，眼睛不疼了。

我睁开眼睛，透过模糊的泪水，看见我面前站着他——那个老头。他依然弯着腰，眼睛瞅着地下，好像他的腰从来不曾伸直过。我上了梯子，没有说谢谢。

“唔……唔……”他忽然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，古怪的，显然隐藏着一种焦虑，又不敢大声。

我回过头去看他，见他正斜着眼瞧我。

天哪，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，好像一口深深地陷在沙漠中的枯井，干涩而荒寂。混浊的眼珠，像一潭枯井中的死水，这会儿却忽然闪出了几丝善良、温和的光波。

我诧异了。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

他伸手到那油腻腻的衣襟里去掏着什么，一边呐呐地说：

“不要卖、卖半导体，留着听个歌儿，解解闷……你要钱，我，我借你……”他呐呐地说。

我愣住了，我为这突然降临的运气庆幸，表妹得救了！

他战战兢兢地把钱递过来，厚厚的一迭，是一块钱一张的，破旧而又肮脏，攥在他鸡爪似的手心里。

我刚要伸手去接，突然冷静下来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猛然大声喊道。那声音之严厉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儿可怕。“谁要你的臭钱？坏蛋，你做梦！快滚开！”

我气喘吁吁地爬出了菜窖，浑身激动得直打哆嗦。“狮子头”早已等得不耐烦了。



“你跟那老司头啰嗦些啥？”他随口问。

“没啥。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他狡黠地耸了耸鼻子。

我不作声。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怒火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

“你真傻。”“狮子头”回头说，吹着口哨。

“不，我这点儿聪明还是有的。”我回答他。“那老头是‘二劳改’，借了他的钱，他要是利用我去干坏事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这种阶级敌人……”

“狮子头”突然怪声怪气地笑起来：

“你真没白拿中学里那么多一百分儿。阶级敌人？你以为个个都像书上写的、台上演的那样搞破坏、想复辟呀？！我咋就没见着过？他凭白无故拉你去干坏事？他何苦来着！”

“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……”我硬着头皮说。

“本性？啥叫本性？啥人不是顺着环境变？就说这老司头，就算他以前干过坏事，可现在，乖得像猫一样，要他多听话就有多听话。我就是让他把我的尿喝下去他也绝不会说个不字。”

我有点儿恶心。

“连他自己也常说，这些年他接受改造，从鬼变成人了。要不是儿子下了乡，家里没人，他也早回广东老家去了。你呀，不借白不借，傻狍子。”他显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。“我替你保密，谁也不会知道。你得明白，除了他，谁也不会借给你这二十块钱的……”

我俩分手时，星星出来了，雪地闪着幽蓝的寒光，天上地下都是冷冰冰的。



二

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姨父死了，表妹跪在他灵前哭……

我出了一身汗，心怦怦乱跳。醒了，再没有睡着。天刚亮，我就起床了，提心吊胆地溜出了宿舍。

我在通往菜窖的那条小路上等着他。“狮子头”说过，老头每天要比他早上班两个小时，晚下班一个半小时。

西北风吹得我脸生疼，帽沿儿都挂了白霜。我决定接受“狮子头”的建议：这是我头一回听他的话。

老头终于来了，提着饭盆，弯着那永远直不起来的腰

我忽然想逃开，逃得远远的。我明明憎恶他，却要利用这种憎恶去获得他的好处。我成了什么人！

他从我身旁擦边而过，目不斜视。他就要走过去了，我忽然意识机会万一失去，也许永不再来，于是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他机械地站住了，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吃惊

“昨天……昨天的事……”我语无伦次了，心里压得慌
“你……还得把那……”

他听懂了，茫然点点头，却没有任何表示。他是在计较我昨天的态度吗？不，他的眼睛虽然暗淡无光，却是和善的

“我……”他说。惶恐不安地四下张望着。我明白，他在踌躇，然而他还是伸出手到衣襟里去掏了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个小小纸包。他小心翼翼地揭去那张纸，把那叠钞票塞在我手里，喏喏地说：“原想寄给儿子的，先不寄了吧……”

我拿钱的手颤抖了一下，他还有儿子？他叹了一口气，默



默地走了。竟没有提一句让我什么时候归还他诸如此类的话。

那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。他上工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，他下工时我们早已上了炕。开冻化雪后，菜窖就扒晒了，剩下几根骷髅似的横梁。也不知他被调去干什么活了。表妹那里很少有信来，听说姨父的病是一点点见好了，姨妈也从干校回了城。那二十块钱，表妹的信上除了“收到”两字以外，连声谢谢都没有；我当然也不会再提。可是月复一月，竟然就抽不出钱去归还老司头。三十二元钱的工资，除了吃饭还要抽一口烟。我学会了抽烟，也能喝上二两老白干了，否则每天下了班有多无聊呢，半个月放一部《南征北战》。图书馆倒是有一个，全是《艳阳天》，我倒着都能背下来，里头有个马小辫，妄想变天……

我差不多每个月都想把那钱还上，可是每个月都落了空。我于是特别怕碰到他。我悄悄向“狮子头”打听他的下落，“狮子头”说：“春天开荒点没人做饭，调他去做饭了。如今不是又该掐瓜秧子了吧，他该回来啦。这老头，啥都能干，早先地主要雇这么个长工，家里的活儿全齐了。”

“狮子头”现在越发时髦了。毛涤裤笔挺，二孔鞋锃亮，不知哪来的。我不敢问，因为我不想得罪他。

那是一个下雨天，不出工，在宿舍里政治学习。我靠窗口坐着，心不在焉地听着念报纸。突然，我的眼睛盯住了前面不远的一个黑影，我浑身冰凉，周身麻木，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。没错，是他——老司头了，枯槁的面容，干瘦的身影，披一张白塑料布，像一个幽灵，正向我们宿舍走来。他来干什么？一定是来找我要钱了？他等急了？乖乖，这事儿要让连队领导知道了可了不得，起码得开我一次批斗会。瞧吧，我也便宜不了他。

我蹦下地，想把他堵在门外训斥一顿。可临出门的时候，